

## 詩心未死，只待喚醒—— 讓我們都做個「生活詩人」吧！

時 間：112 年 11 月 22 日（三）14:00-16:00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中央展廳  
主 講 人：顏崑陽（國立東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主 持 人：劉正忠（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與 談 人：蔡英俊（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台積電榮譽講座教授）  
記 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

人文學問的本質是什麼？主講人顏崑陽教授認為，人文學問的本質，是一種生命的學問，以及全人的基本涵養。在這場人文通識的演講中，顏教授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向聽眾介紹中國詩學「賦、比、興」其中的「興」，亦即直覺感悟的「詩性心靈」，是如何體現中國文史哲學之精髓，爾後中國自先秦至當代的詩學教育，又有著什麼樣的走向，使「詩性心靈」逐漸隱沒？透過這次的人文通識講座，顏教授期盼當代人能透過日常感悟與實踐，喚醒沉睡的詩心，成為一位「生活詩人」。



圖一：講座一隅

人的生命存在於三個層位。其一為「實存層」，即「自然、社會文化世界」；其二為「心理層」，即「心靈世界」；其三為「符號層」，即「文本世界」。而詩的什麼特性最能夠表達人的心靈世界？顏教授認為，中國古典詩歌的三種表現方法「賦、比、興」中的「興」最能表達人類心靈的直覺感悟。「興」其最原始的意義為「感悟起情，緣事而發」，人類的內心本來平靜，但因為外界發生的許多事情觸動了心靈，使心靈與外界有所感，因而在心靈、在表現中產生了「興」之意。「興」，即是「直覺感悟」的「詩性心靈」。

從「興」開始談起，「詩性心靈」是人類與生俱來，是還沒有被任何規範框限、扭曲的純真初心。它屬於一種人類直覺感悟的本能，且因為本來具有，所以不論受到何種制度、理念或經歷影響，「詩性心靈」永遠都不會被埋沒。「詩性心靈」是人類心靈因外在事物的影響，而生成對生命的感悟，其體現出來是詩歌、宗教、哲學三者融為一體的形式，而非後世學者將其專業化分類後的模樣。顏教授舉例，例如先秦，孔子、孟子、老子、莊子所生活的時代中，他們闡述後世學子閱讀到的思想內容時，都沒有意圖將「詩歌」與「宗教」分開解釋，每個思想家同時都是詩人。

那麼「詩性心靈」是如何體現的呢？顏教授認為可以從「情境直覺」與「情境連類」兩個方向來觀察詩性心靈的發用。使用「情境」而非「環境」，乃是因為「環境」本身是客觀的，但詩性心靈講求人的主體心和環境的交互感應，因此使用「情境」一詞描述。每一個人感受出來的情境是不一樣的，直覺感悟，或把類似的兩個情境連在一起，就是原初詩歌創作的動力。「情境直覺」最重要有三個面向：「存在感」、「觀賞心」與「同情心」。此處顏教授舉兩個例子讓聽眾感受「詩性心靈」之「存在感」。第一個例子是《論語·子罕》篇記載，孔子站在河川邊，說道：「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孔子看著河不斷地向前流動，興發其感悟存在與時間的詩心，並娓娓道出這樣一段意象化的語句，此即詩心特質的體現。另一個例子則出自《世說新語·言語》篇：「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作為一位驍勇善戰的將軍，此刻因看到當初種下的樹木如今成長茁壯至此，使他感悟到生命的短暫。桓溫的感嘆已具有詩的質地，此刻桓溫不是猛將，而是一位詩人。因外在事件觸動人對生命存在的感悟，進一步興發感慨，這就是「詩性心靈」中，對自己與世界存在感悟的「存在感」。



圖二：（左起）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主持人劉正忠教授、主講人顏崑陽教授、與談人蔡英俊教授

談及「詩性心靈」中的「觀賞心」，顏教授例舉《莊子·秋水》中的一段故事。莊子和好友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說：「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莊子出遊觀賞魚悠游於水中，認為魚是出來遊玩，因此有著快樂的心。將人類心靈感受類比到外在世界，同樣是「詩性心靈」的發用。即便這段話不具備詩的格律、形式，但這段話具備觀賞心，因此就足以構成詩，此刻的莊子就是一位詩人。顏教授打趣地說，如果我們看到儵魚只能想到魚看起來好好吃，或是可以在市場上賣個好價錢等實際用途，就難以成為一位詩人了。

如果說「詩性心靈」的「觀賞心」著重在心靈感悟到外在世界的美，則「同情心」就是心中的善被外界事物觸動後啟發。例如蕭統〈陶淵明傳〉曾記載這樣一段故事：陶淵明上任彭澤令時是隻身前往的。由於自己不在家人身邊，於是他讓一位童僕伴隨在自己的兒子身邊。陶淵明給兒子的信中寫著：「汝旦夕之費，自資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陶淵明告訴他的孩子，你沒有辦法一個人做許多事，所以我派遣一個人力幫忙你。這個人也是人家的孩子，你要好好對待他。「此亦人子也」，讀來讓人感動，體現了「詩性心靈」的「同情心」如何發用。

講畢「詩性心靈」的「情境直覺」如何體現後，顏教授接著為聽眾解釋「詩性心靈」的「情境連類」。「情境連類」可以透過「創作」跟「閱讀」來涵養，讓一個人在看到外在世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時，都能夠引起自身感受和思考。例如

《詩經·周南·關雎》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上古時代的詩人看到河岸邊鳥類求偶，而聯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透過直覺感悟，將自然情境與社會人文情境連接、類比在一起，得以創造出屬於這位詩人特有的文本情境。「閱讀」則是用自身的直覺感悟，領悟文本中隱含的生命意義，並將這份領悟與讀者自身當下的生命情境結合。例如《論語·學而》篇中，子貢向孔子求教，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此時，子貢因為孔子的回答而類比想到《詩經·魏風》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句，並受到孔子認可，這就是「情境連類」的體現。人在閱讀時，直接與作品相遇，而作品透過語言創造出情境，人們要用直覺感悟，方能體會情境中的生命存在意義。詩人創作時，有其特殊的時空情境，讀者要透過連類，才能把自己當下所處的時代情境、存在經驗帶入到作品裡面閱讀。

之所以提出「詩性心靈」的觀念，是因為顏教授多年研究中國文學，發現中國詩教從先秦至晚清，乃至當代，有著「專業知識化」與「創作技術化」之轉型現象。此一轉移，使先秦詩教不論老莊或孔孟，他們傳道時所使用之「啟發、引導」策略，即講求聽者、讀者自己領悟、體會的風氣逐漸弱化。第一階段的詩教轉型與弱化從漢儒箋注《詩經》開始，如毛詩，齊、魯、韓三家詩。他們使詩學由「教」變成「學」，讓原本著重於「情境教育」的詩學，轉向對統治階層的「說詩」，透過說教寄託諷諫之志，成為一種政治行為。第二階段轉型弱化則從魏晉開始。此時創作詩的風氣不再因「涵養性情」而生，而更多講求「創作」，使作詩成為一門專門技藝，更在創作時運用「比、興」表現諷諭之意。這時期雖然被稱為「風雅詩教」的傳統，但已經不是原初詩教的意義了。第三階段的詩教弱化發生於唐代，由於當時有著「詩賦取士」的制度，使得「作詩」的重點從自發的涵養性情，變成求取功名的專業技藝。即使我們無法否認唐代是詩歌的黃金時期，偶爾也有詩學應當復古的聲音出現，仍然無法抵抗詩的創作走向「專業化」與「技術化」的洪流。

顏教授認為，「詩學專業知識化」興於宋代各家詩集箋注，清代發展至鼎盛。人們從宋代開始讀杜甫詩，杜詩更被稱為「千家注」。乾隆、嘉慶以降以箋注學、考據學、史學為主的詩學學風大興，更使原初詩學之詩心加速亡佚。另一方面，唐代開啟著重技術化方法以創作詩的風氣，導致後人如明清以降的詩歌論著重討論詩作章法、技巧、形式之「法」，並用特殊理論框架解詩，使得原初詩的意境逐漸被漠視而隱沒。近現代的詩學大抵是延續前述兩種風氣，如大陸學術界重新整理古典詩作，兼作集評、集注、史料文獻之整理，雖然這樣的

功夫在詩學研究中有其重要性，但顏教授更期盼當代詩學研究者進行箋注工作前，要先有自己的文學觀。無論是將中國詩學融會貫通，或是援引西方詩學理論，研究者最重要的工作都是先讀通第一手資料，也就是將經典詩讀至通透，擁有自己的心得後，以自己對詩作精神的理解，並考量自身所處之時空，方能立下一套屬於二十一世紀的詩詮釋學。

圖科會  
人文沙龍  
2023

詩心未死，只待喚醒——讓我們都做個「生活詩人」吧！

### 七、詩心未死，只待喚醒

#### ——讓我們都做個「生活詩人」吧！

(四) 孔子「**詩教**」的初義，可以再現嗎？**詩可以興**，  
只要是有心人，日常生活中，可以不為什麼**功利性**的意圖，也不把詩當作與自己**生命存在體驗**無關的**知識客體**，而自由自在的讀詩，朝夕諷詠，  
**自得於心，以涵養自己的性情，滋潤自己的生活。**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哲系  
國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圖三：顏崑陽教授期盼當代人透過日常感悟與實踐，喚醒沉睡的詩心，成為一位「生活詩人」！（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談及當前的人文研究，顏教授認為，目前的中國古典詩學研究與教學之所以無法使研究者與學習者在閱讀時尋回詩心，主要有兩個因素。除了前述因中國詩學研究之歷史進程導致「詩學專業知識化」及「詩創作技術化」外，現代人文學問受科學研究慣於將主客分離的研究方法影響，也使詩心加速隱沒。科學研究習於將研究對象視為客體，研究者為主體，兩者涇渭分明。科學研究亦講求分工精細，同一學門下的分工相當精細與高度專業，使跨學科學習的難度提升。因上述兩個原因，加以當前學術研究界以科學研究方法建立之研究貢獻和績效判定體制，與人文學門的特質格格不入，遂成為「詩性心靈」隱沒的原因之一。人文學問的特質，是將主體心靈、存在經驗、價值觀帶入到作品裡面，與文本融會貫通，跟詩人對話、交換存在感。當前的學術研究體制設計，致使人

文學問特有的主體性與實踐性弱化。人文學問研究者需要應對這樣的體制才能延續職業生涯，疲於應付下，難以撥出時間思考時事，研究亦難以普及於大眾。顏教授期待人文學門研究者可以走進廣大社會中，將所學融會貫通後傳遞給大眾，使大眾有機會得以因人文知識而涵養性情，這才是人文學門的主體性與實踐性。

前述的詩學研究與教育現況，使人們的「詩性心靈」看似在時代演變下消失殆盡。但顏教授認為「詩心未死，只待喚醒」。「詩」從「詩性心靈」生，從日常「生活」來，而表現在「紙上」，成為詩的作品。由此，顏教授自創「生活詩人」與「紙上詩人」二詞，寄望人們發用「詩性心靈」中本存之「觀賞心」、「同情心」與「存在感」，讓詩心悠游於日常生活與生命存在間，得以涵養性情、滋潤生活。當然，現代人不一定要成為「紙上詩人」，此刻許多新興媒介迸發，這些媒介也能夠成為大眾人文涵養的重要資源。過去顏教授透過與出版社、學界和詩人合作，出版許多大眾讀物，此刻他期待新生代、中生代的研究者可以善加利用新興媒介，以新的包裝形式讓人文學問廣為傳播，再次喚醒人們的詩心。